



· 世界文学名著文库 ·

约婚夫妇

〔意大利〕曼佐尼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002号

Alessandro Manzoni
I PROMESSI SPOSI

《LA NUOVA ITALIA》EDITRICE
FIRENZE 1935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约婚夫妇/曼佐尼 (Manzoni, A.) 著; 王永年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6.11
(世界文学名著文库)
ISBN 7-02-002217-0

I. 约… II. ①曼… ②王… III. 长篇小说-意大利-近代 IV. I546.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95)第23118号

装帧设计: 李吉庆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金城造纸厂供纸

北京市房山区先锋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字数 436千字 开本 850×1168毫米1/32 印张 18.75 插页 1

1996年11月北京第1版

1996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4000

定价 41.60 元

前 言

意大利诗人、作家阿历山德罗·曼佐尼于一七八五年三月七日出生于米兰。父亲彼特罗是外省贵族，母亲朱利亚·贝卡里亚是著名的刑法学家和启蒙主义哲学家契萨尔·贝卡里亚之女，两人年龄相差几乎三十岁，婚姻不很美满，于一七九二年合法离异。曼佐尼童年时期在教会寄宿学校度过，虽受天主教教义熏陶，但显示出无神论的倾向。

一八〇五年，曼佐尼随母亲移居巴黎，开始和激进派人士交往，在伏尔泰怀疑主义的影响下，十六岁时发表了反教权主义的抒情诗《自由的胜利》，该诗采用象征手法，歌颂法国资产阶级革命，赞美自由战胜专制，表明了青年诗人思想的独立性。

一八〇八年，曼佐尼与原籍瑞士的恩里凯塔·布朗德尔结婚，恩里凯塔是加尔文派基督教徒，不久后改奉天主教；过了两年，曼佐尼本人也皈依了天主教。此后，曼佐尼写了一系列宗教性的《圣歌》（1812—1815）和名噪一时的《圣灵降临节》（1822）以及论文《对天主教伦理的看法》（1819），宣扬宗教能给人类崇高的理想、正义和平等。除了宗教性的诗文之外，曼佐尼还写了一些政治性的诗歌，如因拿破仑逊位而作的《一八一四年四月》，号召人民团结、为意大利复兴而斗争的《里米尼宣言》，欢呼皮埃蒙特部队为推翻奥地利统治进军米兰的《一八二一年三月》，以及闻拿破仑去世而写的《五月五日》。

在此期间，曼佐尼还创作了两部历史悲剧。《卡马尼奥拉伯

DR20/30

爵》(1820年出版)以十五世纪威尼斯和米兰战争时期一个真实事件为素材,描写农民出身的卡马尼奥拉英勇善战,升为统帅,但被威尼斯元老院诬告叛国,成为封建君主政治阴谋的牺牲品。作者指出封建君主的争权夺利是意大利民族灾难的根源。《阿德尔齐》(1822年首演)取材于八世纪法兰克王查理大帝入侵伦巴第的历史,伦巴第国王的儿子阿德尔齐被迫进行一场注定要失败的战争,也是历史的牺牲品。作者在剧中谴责异族统治,指出被奴役的人民不能指望侵略者恩赐自由。这两部悲剧中也宣扬了基督教教义。

曼佐尼生活和创作的年代正值意大利遭受异族奴役、王公贵族实行封建割据的黑暗时期,争取独立、统一和自由的民族复兴运动出现了新的高涨。浪漫主义作家采用历史题材借古喻今,歌颂爱国主义,号召人民为争取祖国解放而斗争。曼佐尼的创作体现了这一时期意大利浪漫主义文学的特征。

在反映波澜壮阔、风雷激荡的时代时,曼佐尼不满足于诗歌和剧本这类有局限性的形式,认为应该寻找一种更贴近现实生活、更为大众所喜闻乐见的文学体裁,便想到了长篇小说。当时,英国小说家沃尔特·司各特已出版了《威弗利》、《清教徒》、《罗布·罗伊》、《艾凡赫》等历史小说,如同巨大的画卷,生动地描绘了时代风貌和社会习俗,各个历史时期的宗教、民族、阶级的斗争,反映了人民在历史运动中的作用和历史发展的趋势,而意大利的长篇小说的领域仍是一片空白。

曼佐尼从一八二一年开始收集资料,进行构思,阅读了大量记叙一六三〇年米兰瘟疫的记载,有关十七世纪宗教、政治、经济、风俗习惯甚至讲经布道的书籍,司各特的小说和塞万提斯的《堂吉珂德》。他以十七世纪初期西班牙统治下的米兰的暴动、三十年战争和鼠疫为时代背景,伪托发现了一部佚名作者的手

稿，描写了意大利北部伦巴第地区一对订有婚约的农村青年男女，洛伦佐和鲁茜亚，遭到荒淫的恶霸贵族的迫害，不得不离乡背井，历尽饥馑、兵燹和瘟疫的磨难，但忠贞不渝，排除种种障碍，终于成为眷属的故事。小说古为今用，反映了十九世纪上半叶奥地利奴役下意大利人民的悲惨处境，谴责了异族侵略和封建贵族的贪婪腐败，提出了意大利独立和自由的问题，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但小说中宣扬通过宗教信仰实现人的自我完善、神能造福于人的思想，说明软弱的意大利资产阶级企图用道德感化的方法同封建贵族和教会达成妥协。

小说最初取名为《弗尔莫与鲁茜亚》(后改为《约婚夫妇》)，分三卷陆续出版，于一八二七年出齐，出版后立刻受到意大利和欧洲评论界的普遍赞扬，初版六百册不到二十天即售罄，四个月内重印九次；德文、法文、英文和西班牙文译本随即相继问世。评论家们认为在曼佐尼的小说中，真实的历史事件和虚构的小说人物、抒情叙述和心理描写、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手法达到了完美的结合，堪称欧洲现代小说的典范。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曼佐尼的小说一反以前的传统，以一对卑微的农村青年男女为主人公，这一民主思想的表现对后来的欧洲小说创作产生了很大影响。著名的西班牙小说家佩雷斯·加尔多斯在他的卷帙浩繁的历史小说《民族轶事》第一辑中也以两个小人物，加夫列尔和伊内丝作为主角。

《约婚夫妇》是曼佐尼创作中唯一的一部长篇小说。一八二七年初版后，作者仍不断披阅修改，结构上作了重大调整，删去枝蔓(例如蒙扎修道院吉特鲁德的故事可以成为一部独立的小说，修订本中删剩几节)，使全书更为精练，故事情节紧紧围绕着主线发展，语言上也反复推敲，下了极大的工夫。曼佐尼从爱国主义出发，认为意大利应该有一种统一的文学语言，这种语言应

是修辞和逻辑的完美结合,既能正确地表达思想,又能被最广泛的人民群众所理解;经过分析比较,曼佐尼选择了佛罗伦萨通用的意大利语。《约婚夫妇》的修订本滤去了伦巴第方言和习惯用法,使小说语言更纯粹和规范化,修订本于一八四二年完成,书中有戈宁绘制的十五幅精美插图。该书被指定为全意大利的语文课本。

由于曼佐尼在文学上的成就和统一民族语言方面的工作,一八六〇年被任命为参议员,并担任意大利语言统一委员会主席。曼佐尼于一八七三年五月二十二日在米兰去世,政府给予国葬待遇,他生前好友作曲家威尔第特地为他谱了《安魂曲》。

今年是曼佐尼诞生二百一十周年,他的作品以前未曾在中国介绍过,谨以这个译本呈献给中国读者,以纪念这位杰出的意大利作家。

译 者

一九九五年一月于北京

目 次

引 言	1
第 一 章	6
第 二 章	23
第 三 章	37
第 四 章	52
第 五 章	65
第 六 章	81
第 七 章	95
第 八 章	113
第 九 章	133
第 十 章	151
第 十 一 章	171
第 十 二 章	189
第 十 三 章	203
第 十 四 章	217
第 十 五 章	232
第 十 六 章	247
第 十 七 章	262
第 十 八 章	276
第 十 九 章	290
第 二 十 章	303

第二十一章	315
第二十二章	328
第二十三章	339
第二十四章	356
第二十五章	379
第二十六章	392
第二十七章	407
第二十八章	422
第二十九章	441
第三十章	455
第三十一章	466
第三十二章	483
第三十三章	500
第三十四章	518
第三十五章	535
第三十六章	547
第三十七章	566
第三十八章	578

引 言

“历史确实可以被比作一场有声有色的对时间的战争，因为它从岁月手里夺回了俘虏，甚至尸体，赋予他们生命，举行了检阅，然后让他们重新投入战斗。在沙场上赢得棕榈冠和桂冠的斗士们只倾心于最华贵的战利品^①，他们用笔墨渲染帝王将相和风流人物的事迹，用才华的细针和金缕丝线绣出一幅光辉业绩的不朽作品。我才疏学浅，不敢涉猎政治阴谋的迷宫和战斗号角的呼啸，不可能颂扬那一类情节和冒险的壮举；但是我耳闻一些可歌可泣的事迹，尽管主角是一些地位低下的劳动人民，我仍打算忠实无误地铺陈叙说，让他们名垂青史，流芳百世。在故事或者传奇的狭小舞台上可以看到凄惨可怕的悲剧、令人发指的卑鄙场景，当然，幕间还有天使般仁慈的善行和魔鬼般邪恶的勾当之间的搏斗。我们的这片土地处于那个永远不落的太阳、信奉天主的国王陛下^②的庇护之下^③，在高处熠熠发光的还有那个血统高贵的英雄，他像反映太阳、永不亏缺的月亮，临时代替国王行使权力^④，至于那些恒星般终身任职的参议员和行星般

① 古代战争中胜者有夺取败者的武器甲冑的习惯。这里的斗士指历史学家，意为历史学家只记载能流传后世的重要战争和政治事件。

② “我们的土地”指意大利北部、首府为米兰的伦巴第地区，一五四〇至一七一三年间在西班牙统治下称为米兰公国，西班牙国王兼任米兰君主。国王指菲利普四世，在位期自一六二一至一六六五年，当时西班牙领地遍及东西两半球，故有“不落的太阳”之说。

③ 指米兰总督。西班牙一五四五年《新宪法》赋予总督立法、行政、司法、军事大权，在伦巴第代替西班牙国王临时行使职权。

可以撤换的行政长官则到处传播光芒，形成一片璀璨无比的天穹，哪知一到地下却走了样，由于世人的胆大妄为，种种险恶阴谋、卑劣勾当和残酷行径泛滥成灾，把好端端的清平世界糟践成人间地狱，这除了归咎于魔鬼的捣乱之外还能有什么解释？因为这许多英雄人物有着阿耳戈斯的眼睛和布里阿瑞俄斯^①的手臂，他们孜孜以求的只是公取公益，照说世人的邪恶是无法同他们抗衡的。故事讲的是在我年轻时代发生的事，粉墨登场的角色大多已经从世界舞台上消失，到命运三女神^②那里应卯去了，因此我叙说故事时出于正当的考虑隐去了他们的姓名，也就是他们的显赫出身，另外，地点也作了一些处理，说得不过于精确。但愿没人会说那是故事的缺点，说我的粗糙作品歪曲了事实，除非那个评论家对哲学一无所知^③：因为凡是懂得哲学的人都能看出我的故事的实质是完整无缺的。说到头，名字纯属偶然事件，这一点是显而易见，无可否认的……”

“然而，即使我不辞辛苦地把这部纸张泛黄、东勾西划的手稿整理出来，并且如人们所说那样让它见到天日，有没有人会不辞辛苦地去看呢？”

这部偶然得来的手稿潦草凌乱，难以辨认，使我犹豫不决，不敢贸然着手整理，我开始考虑该怎么办。我翻阅着手稿，暗付道：“这种概念芜驳、人物庞杂的现象显然不是通篇如此。这位

① 阿耳戈斯和布里阿瑞俄斯是神话中的巨人，前者有一百只眼睛，后者有五十个脑袋和一百条手臂。

② 神话中掌握人类生命之线的三个女神，一个纺线，一个量出长度，一个把线剪断。

③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曾指出，艺术作品在“摹仿”个别事物时，目的在于使事物的一般特征得以表现。

追求浮饰的十七世纪作者开头想抖搂一下；后来在写作过程中行文比较自然，有时大段大段的一直相当流畅。可是多么平庸！多么粗心大意！多么不伦不类！伦巴第地区的惯用语比比皆是，还有不恰当的习语、牵强附会的语法、支离破碎的段落。有时候突然冒出一些西班牙的典雅用法^①；更糟糕的是，在故事中最可怕、最悲惨的地方，在能引起惊奇或者沉思的任何场合，总之，凡是在要求一点修辞手段，要求一点文雅细致、玲珑剔透的修辞的段落里，那位作者总是运用他在引言里所用的笔调。接着，他把截然不同的特点十分巧妙地糅合在同一页、同一句和同一个词里，结果显得既粗糙又矫揉造作。于是出现了语病百出的虚夸的慷慨陈词，十七世纪伦巴第地区作家们特有的眼高手低的败笔通篇都可以找到。今天的读者已经厌烦那种离奇的东西，不想再看到了，确实不能把这部手稿介绍给他们。在开始搞这件棘手的工作之前，幸好预见到了，于是我决定撒手不管。”

我正要合上那个笔记本，把它放回原处时，心里忽然一动，觉得这么精彩的故事就此没无闻未免太可惜了；作为故事，读者也许会有不同看法，但我觉得它很美，正如刚才说的，精彩极了。“能不能利用手稿里的情节，另起炉灶，重新改写呢？”我想道。这种做法没有什么不妥，于是当场下了决心。这就是本书呈现在读者面前的缘由，说明经过的坦率程度和本书的重要性是同样显而易见的。

尽管如此，那位作者叙述的某些事实和描绘的某些习俗在

① 公元十六、十七世纪时意大利受西班牙统治，意大利语言不可避免地引进了一些西班牙语词汇，当时上流社会的绅士淑女以讲西班牙语和法语为荣。

我看来希奇古怪得难以置信,以至不得不问问知情人;我着手查阅当时的史料^①,以便弄清楚当时的世道是不是正像作者所说的那样。经过一番调查研究,我排除了全部怀疑:类似书里的事实俯拾皆是,有的比书里说的还要严重;此外,起决定性作用的是,我发现了在手稿里见到的、以前闻所未闻的、以至怀疑现实生活中是否真有一些人物。到了合适的时候,我自会援引证据,让读者相信确有那些怪诞不经、难以置信的事情。

我既然认为那位作者的文笔不堪卒读,那么该用什么样的笔调来代替呢?这确实是个问题。

凡是自作主张出头改写别人作品的人,免不了要精确阐明自己的作品,并且以某种方式承担于情于理都不能回避的责任。我心甘情愿地承担这一责任,准备在这里详细说明我的写作方式;在整个写作过程中,我一直在揣摩可能招来的批评,事先就准备好把它们一一驳倒的理由。困难并不在这里;因为老实说,我每设想一种批评的时候,也想好了稳操胜券的答复,不是解决问题,而是转化问题形式的答复^②。有时候我在两种批评意见之间挑起争斗,让一种意见击败另一种;或者对它们加以认真研究,仔细对照,结果发现并证实两种批评意见表面上虽然截然不同,本质上却毫无差别,两者的根源都在于忽视了事实,忽视了判断所必须依据的原则;把它们放在一起之后马上可以看到破

① 曼佐尼写作《约婚夫妇》时确实查阅了大量有关当时情况的史料,包括小说里一再提到的朱塞佩·里帕蒙蒂的《意大利通史》和梅基奥莱·乔亚的《经济与统计》。后者谈及一六二七年颁布过一项法令,对违反禁令结婚者应处以重罚,据信这是激发曼佐尼创作本书的最早动机。

② 曼佐尼在他的《关于历史小说的讲话》的底稿里写过这么一段话:逻辑的任务是“把来自荒谬的人引向荒谬”,逻辑的特点是“从真理中找出真理,从谬误中找出谬误;从已知的真理中找出隐秘的真理,从深奥的谬误中找出浅显的谬误。”

绽百出,根本不值得理睬。用这种办法来证明的任何一个作者都没有成功。那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当我把上述批评意见和答复收集在一起,以便理出头绪时,天哪!材料之多简直可以编一本书。于是我放弃了这个主意,这么做有两个肯定能为读者所接受的理由:一是为了替一本书,或者说得更确切一些,替一本书的文体辩护而写另一本书未免有点滑稽;二是书籍这种东西每次有一本,如果不多余的话,已经足够了。

第 一 章

科莫湖的那股支流在两条绵亘不绝的山脉之间蜿蜒南下，顺着山势形成许多湾汊，到了一处右面是地岬、左面是开阔斜坡的地方，水域几乎突然收缩，仿佛成了河流；横架东西的一座桥梁使这种变化看来更为明显，这里是湖泊的尽头、阿达河的起点，往后到了水面再次开阔、水波不兴、又有不少湾汊的地方，才恢复湖泊的名称^①。斜坡由三条激流^②冲刷下来的泥土淤积而成，两边各有一座山，一座名叫圣马蒂诺，另一座的名称是伦巴第土语雷塞戈纳^③，许多山峰排列在一起确实像锯子：凡是初次从正面见到它的人，比如说站在米兰城头朝北看的时候，在一片重峦叠嶂之中立即就能把它和其余名称比较平凡、形状比较普通的山峰辨别开来。抬头望去，斜坡有很长一段坡度均匀和缓，接着断裂成丘陵和沟壑、陡坡和平地，根据山林经受湍流侵蚀的程度而定。近湖地带被激流入湖的口子分割成条块，几乎全是沙砾和卵石；其余是村镇屯落的田野、葡萄园和播种地；另一些地方则是绵延到山头的树林。莱科是那些村镇中最大的一个，附近一带便以它命名，它地处湖畔，离桥不远，湖水上涨时部分

① 意大利北部的科莫湖分为两股支流，西向一支流至科莫市，南向一支流至莱科市后称为阿达河，再汇成湖泊时叫佩斯卡伦尼科湖。

② 即吉伦佐纳、加尔多纳和比昂纳三条河流。

③ 雷塞戈纳在伦巴第方言中有“锯子”之意。

村镇就成了水上人家：当时莱科是个大镇，已有发展为城市的趋势^①。在我们的故事发生的时期，那个镇颇具规模，又是军事要塞，因此有幸接待一位指挥官，并且有一支常驻的西班牙部队。西班牙士兵开导镇里的姑娘和妇女，教她们如何端庄持重，见到她们的父兄丈夫不时拍拍肩膀表示亲热；夏季将尽的时候总是在葡萄园里转悠，消耗葡萄的产量，减轻农民们收摘的劳累。那些村镇、丘陵山地和湖畔平地之间都有道路和小径通过；路径有的相当陡峭，有的平坦；有的地势低洼，几乎埋在两堵墙中间，行人抬眼只能看到一小块天空或者一个山头；有的路径在没遮没拦的高坡上：从那里眺望，视界比较开阔，景色始终多姿多彩，总是给人新鲜的感觉，问题只在于从不同的视角看到周围广阔的景色有多有少，这一部分或那一部分是否突出或隐秘，出现或消失。形状各异、明净如镜的水面近处疏疏落落，远处则连成浩渺一片；这边连绵起伏的群山局限了，或者不如说遮掩了湖面，但远处随着山岭一一展开，湖面也逐渐变宽，山岭连同岸边的村落在水中映出倒影；那边河流形成湖泊，接着又是河流，在两岸山岭中闪烁着蜿蜒流过，逐渐变细，流到天际几乎消失。你望到的景色千姿百态，其实你所在的地方也美不胜收：脚下的山在你头上和四周展开它的峰峦和峡谷，参差不齐，嵯峨嶙峋，几乎每走一步都能看到不同的景色，原先以为只是一座山的地方却是一连串峰峦，原先以为是在山坡上的奇峰怪石却在山顶；秀美宜人的风景给你亲切之感，冲淡了粗犷的气势，增添了全景的壮丽。

① 十九世纪末，莱科已是相当大的城市，城里有曼佐尼纪念碑，是意大利著名诗人、一九〇六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卡尔杜齐于一八九一年筹建的。

一六二八年十一月七日的傍晚，堂阿邦狄奥散步归来，悠然自得地沿着一条小径回家，他是上文所说的村镇之一的教区神甫，不过村镇的名称和人物的姓氏手稿里始终没有提到。他平静地祈祷着，每念完一首赞美诗就合上祈祷书，右手食指夹在刚看过的书页里，两手背在身后，瞅着脚下继续往前走，看到路上的卵石就一脚踢到墙边：接着又抬起头，闲适地打量着四周，目光落到对面的山上，夕阳在岩缝石罅间湮没，只把突出的巉岩抹成形状不一的大片紫色。他再次打开祈祷书念了一小段，然后来到小径拐弯的地方，平时一到这里总是抬起眼睛不看书页看看前面；那天也这么做了。拐弯后往前再走六十步左右，小径像“丫”字那样分为两支：右面一支通向山上的教区；左面一支通向山谷的一条河边；这里的围墙只有行人半腰高。两条小径内墙的接合部不是犄角，而是一个壁龛，里面画着一些歪歪扭扭的、狭长的图形，图形都有尖尖的顶端，按照画师的意图和本地人的理解，那算是火焰；火焰中间还有一些无法形容的图形，那算是在炼狱里涤罪的灵魂：火焰和灵魂是砖红色，底壁是棕褐色，有些地方颜色已经剥落。神甫在犄角处拐了弯，习惯地朝壁龛望去，看到了他没有料到的、也不想看到的事情。在那个不妨称作小径汇合点的地方，一前一后有两个男人：一个跨坐在矮墙上，一条腿垂在墙外，另一只脚支在墙内地上；他的伙伴两臂合抱搁在胸前，背靠围墙站着。两人的打扮、姿态、以及神甫从远处所能辨清的相貌清楚地说明了他们的身份。两人头上都戴着绿色的发网，发网一端垂在左肩上，缀着一个老大的缨子，发网下面露出一大绺头发搭在前额^①；两撇大胡子尖梢朝上翘起；光泽的

① 当时的地痞流氓多半留一绺长额发，平时拢在脑后，行凶作恶时披到前面遮住脸庞，不让人们认清他们的真面目。

皮腰带里插着两把手枪；一只装满火药的牛角像项圈似的挂在胸前；皱里巴几的宽大的裤子口袋里露出一把匕首的长柄；腰际长剑的护手镶嵌着许多铜片，擦得精光锃亮，仿佛是密码文字：不用看第二眼，你就知道他们是痞子一类的人。

这类人如今已经完全绝迹，当时在伦巴第却多如牛毛。某些读者也许不了解旧时的情况，我这里摘录一些真实的历史记载，读者看后就知道这类人的主要特点、当时为了铲除他们而作的努力、以及他们屡禁不止、顽强旺盛的生命力。

卡斯特尔维特拉诺亲王、特拉诺瓦公爵、阿沃拉侯爵、布尔赫托伯爵、大海军司令兼西西里大统帅、米兰总督和信奉天主的国王陛下派驻意大利的司令，最尊敬高贵的堂卡洛·德·阿拉贡大人充分了解到米兰城由于痞子流氓横行而已经遭受并仍在遭受的苦难，于一五八三年四月八日发出取缔这类人的公告^①。公告指出，不论外来者或本地人，凡是没有正当职业，或者虽有职业而不从事本职工作，却投靠某些绅士贵族、官员或商人，不论领取工资与否，替他们帮闲撑腰，坑害他人确有实据者，均属本公告涉及范围，应以流氓无赖论处……公告勒令这些人在六日之内必须全部离境，拒不服从者将判处划桨苦役，并宣布所有司法人员在执行这项命令时享有异乎寻常的广泛无限的权力。然而第二年四月十二日，总督大人获悉上述痞子依然充斥城里，恶习不改，人数也未减少，于是颁布了另一项公告，措施远比上次严厉有力，其中包括：

凡本城居民或外来人员，如经两名证人指控，并经公认为痞子、有痞子恶名者，即使未犯任何经过核实的罪行，仅根据其痞

^① 公告是米兰总督为弥补现行法律的缺陷而颁布的临时性法令，只在该总督任期内有效；新总督上任后，如认为有延续必要，可重申前任的公告。